



092064

復齋文集卷之十三目錄

論語說

讀論語說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

思無邪說

犬馬皆能說

八佾舞于庭說

不如諸夏之無說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目錄

素以爲絢說

問社說

一貫忠恕說

審武子說

可也簡說

不伐說

則史說

井有仁說



復齋文集卷之十三

泰順曾鏞鯨堂氏

讀論語說

今人自束髮受書開口讀論語設粗曉文義未嘗不知日常一言一動真當如是也若寢食日久不必再讀他書當亦知一部論語舉古今修齊治平之道總不外是古今神聖賢人之言度不過是其或知之而視此特束髮時習聞之常談未嘗隨事體認者無論已或知之而未嘗徧讀五經以下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猶未知自有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一

書來無古無今無治無亂無上無下無出無處求其道理更無第二部書求其意味亦更無第二部書者論語也請取自五經以下之書讀之問其道理之親切有如論語者乎問其意味之深長又有如論語者乎卽五經四子書亦自以論語爲第一也愚讀書數十年自惟魯鈍于三代秦漢之書雖嘗涉獵讀過輒忘而所不厭忘且又讀者不過五經四子書近從末吏此事幾廢讀律之不暇遑讀論語年將老而傳矣爲丙子鄉闈奉調至長沙公寓候值外簾適無事事輒購論語一部再讀一

過夜漏四下猶未欲睡覺陶詠舞蹈之神不自知何以
惡可已也若愚者真迂濶不識時務士哉竊惟書不可
一日不讀論語尤不可一日忘世之學而仕者多博覽
羣書者也試取幼所開口卽讀者一再玩味焉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

聖人之言通六經無二義孝子之行終其身期順道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如尹氏之說蓋原其所以不計道與非道以孝子之心但見爲父之道故不改如游氏之說蓋恐于義未足而以爲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三年無改皆惟有所不忍故也誠孝子之心也且思之不忍斯無改無改斯謂孝易陳幹蠱書嘉改行記稱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又何說也或曰然則斯言也不與于失無違之旨矣乎曰請卽本文朗誦一過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三

試聽之曰讀斷三年難之也徐讀於字審之蓋詳重讀道字擇之蓋決然與曰然哉學者讀書大率卽一二習見助語字能細體味則書義曲包讀論語尤甚也但取此下第二章復之曰信近於義爲有非可信而信者也曰恭近於禮爲有非所恭而恭者也於之爲義可思已父之道者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獻子之政非敝政也獻子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是其不改者非無改於父之非道無改於父之道也卽此章一

註脚也。夫人當沒身之後，愆惟子之蓋德，惟子之成。君
子之所以遺親聖人之所以善述，則在能改。能無改而
已矣。能改無改，備觀春秋來卿大夫父沒子嗣，若臣若
政，凡罔不在初服。三年無改，斯終身不改矣。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明乎求其憤憤然，或且成親之非道，蓋斷
斷乎尤必有所不忍也。故謂之孝也。元愷一無改也，而
繼美四凶亦一無改也，而繼惡。漢元帝改孝宣之政，而
漢業以衰。宋哲宗爲紹述之名，而宋治益亂。此雖吾子
微言也。關係至鉅，辨之不明，後世將必有附之以誤人
子孝思者，故特爲之說。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四

思無邪說

思無邪此言詩三百思無邪也詩有美有刺風美少刺多或隣于薄雅之美刺或類于諛或嫌于怨與夫頌之美盛德之形容也無非賢人君子憫時病俗陳善閉邪同此憂深思遠之所爲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明明言詩無邪思也如俗所講乃謂詩有正有邪聖人言此爲讀詩者設法則何不曰讀國風十五思無邪何不曰誦詩三百思無邪也其誣聖人之經亂聖人之言也殆甚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五

犬馬皆能說

欲正經義但誦經文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子固曰是能養也是至於犬馬皆能也以犬馬斥親乎以犬馬斥人子乎善讀書者但將兩能字相承朗誦了然在口何事多言包氏舊註不可易毛西河知據理以爭而不知但正以本文是亦多言矣用力用勞皆養也集註從何註後說皆泥視養字也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六

八佾舞于庭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孰謂

註疏以爲季桓子

謂季孫

意如也

平

舞于庭或曰舞于季氏之家廟

疏亦註

舞于季

氏之庭也春秋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

人其衆萬于季氏此論語實錄也至九月公徒謀去季

氏不克昭公出奔齊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

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子以逐君成名將若子何平子

曰可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此誠意如

不忍以逐君成名初心哉夫三家之僭有自來矣禮諸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七

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防僭禮也成王賜魯

以王者禮樂以祀周公惟周公嘗攝天子之事也浸假

而以祀魯公矣浸假而以祀羣公矣而公廟之設于私

家由三桓始三桓祖桓公斯用祀桓禮矣用祀桓禮斯

用祀周公禮矣八佾之舞于季氏家廟也是已久視爲

固然一旦乃至蔑先君之祀狎天子之禮取魯君所將

朱于玉戚冕而舞于宗廟者一若平居之所恒舞及僂

侏儒優雜子女以供堂下之一樂嘻此季氏之庭也胡

爲而舞是孰使舞于是而意如且安然無所顧忌也如

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何異乎卒使其君淹恤失
所溘死乾侯忍以逐君成名也哉此我孔子所由不誅
其僭重歎意如之忍也然則旅于泰山者何季氏子以
女弗能救謂冉有則季孫肥也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不如諸夏之無說

春秋時自魯昭公二十二年六月景王崩王室亂王猛出居皇猛卒敬王立居狄泉東王西王位未有定至昭公二十六年十月子朝奔楚敬王始入成周周無天子者前後凡五年自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奔齊淹恤在外齊晉弗納至定公元年六月定公始卽位魯無國君者前後凡九年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非直無上下之分也諸夏無君也夫子言之慨然遙憶其時蓋方昭之二十五年間有是言也

素以爲絢說

風詩之言往往以可解不可解而適見其妙若平平以實義求之則類失之泥春可懷乎而曰有女懷春背可樹乎而曰言樹之背素可爲絢乎而曰素以爲絢兮者何也春非可懷也言如玉之懷滿懷總是春矣明其宜乎吉士誘之也然卒不爲誘以爲是真如玉者也背非可樹護也療心痲之病計惟樹之背焉庶幾忘此思伯憂也然背焉得樹以爲又焉得不使我心痲也素自素絢自絢也若倩盼之素不啻絢矣人以絢爲絢此直以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

素爲絢唐人詩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卽素以爲絢意也子夏天姿雖篤實何至不達何謂反疑子夏之問則以倩盼素也而卽以爲絢是素在則何以絢爲之意也問此特以明素之足貴也夫子之答則以繪事絢也而皆後于素是雖絢焉亦必先之以素之意也隨問答此亦以明素之宜急也而子夏遂釋然有禮後之言乃其發問本意而夫子因怡然有起予之歎以非隨問而答意也特由詩之言推之則犧樽青黃乃太之災而禮乃忠信之衰由夫子之言推之則甘受和白

受采苟無忠信之心禮不虛行也此子夏所由必折衷于夫子耳而一時問答何嘗非卽詩人所咏人以絢爲絢此直以素爲絢之意引伸而類長也哉如諸儒說注疏以素喻禮謂又能以禮成文是更以素爲之絢之說也集註以素爲美質而謂又加以華采之飾是素而以更爲之絢之說也皆失詩意猶之懷春也以爲當春有懷樹之背也以爲樹之堂北義則實矣而于風詩絕妙語意一皆索然矣若後素之說則宜王集註

問社說

宰我聖門言語之選也。問社之對，繫豈無意。蓋欲魯君立威以強公室也。雖然，天下勢而已矣。勢重難反，自非大有爲之君，驟將反之，適以亂之。智者不言也。魯自文公而後，政逮大夫，凌夷至于昭公，卒有乾侯之辱，立乎定哀，大夫專諸侯，陪臣專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我夫子于魯寧不欲撥亂而反之正，乃觀其所以告二公者。若定公問君使臣，則對之以禮；問一言可興邦，則對之以爲君難；問一言可喪邦，則對之以如不善而莫予違。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一

之一言。若哀公問政，則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問何爲則民服。則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從未聞有以脅服臣民之意告之者。易曰有孚威如，書曰德威維畏，則亦反之以正而已矣。宰我第知公室之不振，由于威福之下移，曾不思此其事勢已成而不可說，已遂而不可諫，旣往而不可咎。一旦欲以維辟作威之說正之，此所謂驟將反之，適以亂之也。則何如魯以相忍爲國，君臣上下輯睦無事，猶可爲國也哉。夫子聞之以事之不說，不諫不咎者，警之殆亦爲魯事而言，非直爲所對虛妄而其

言既出無如之何故歷言此也爲所對虛妄胡爲而曰
成事曰遂事曰既往也其後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
終至孫邾如越魯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噫此雖非必
卽問社之對啟之宰我至此夫亦愈知失言矣問社者
何問社主也以者何社主所用木也各樹其土所宜木
之說于古無攷春秋作僖公主公羊傳謂虞王用桑練
主用栗觀何休註則謂以松以栢以栗爲社主所用木
者其說近是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一貫忠恕說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卽一貫與抑聖人之一貫自有所以一貫非忠恕可得而名與此其旨得程朱二子之說備矣程子蓋以忠恕卽一貫而所謂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說得最諦當朱子以夫子自有所以一貫又從程子動以天一語看出夫子之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推己盡己之目以明之說得至精微二子言道分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四

審武子說

審武子莊子之子也。衛文公時未見經傳，其事皆見成公之時。子言有道無道，皆自成公時言也。以多難而君臣相訟爲無道無事，而上下輯和爲有道耳。所謂其愚則自成公出居襄牛，與元咺訟及納橐餽貨醫衍皆是。所謂其知則如遷于帝邱，公命祀相請改祀命聘于魯爲賦湛露彫弓，不辭不答賦皆是。皆成公時事也。先言有道則知者，武子爲衛名臣，其知足稱人所共聞，故特先言其知，明其可及，以例其愚之不可及。非以文公有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五

道武子無事可見，爲其知可及也。至于其愚不可及之說，備觀注疏，惟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爲其愚不可及。最切事情。朱子非以不避艱險爲其愚以保身濟君爲不可及也。後之人乃取朱子之說而分貽之，且無論直以成敗論人，白文明言其愚不可及，不可及者其愚也。如何可以分貽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知，敢知也。武子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又豈武子所敢知，假使身不保，君不濟，其愚豈遂可及乎哉。

可也簡說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讀此

一時語也前後兩可字緊相承仲弓非汎問伯子之爲

人夫子非汎論伯子爲人之可也曰可也而示以簡明

其可使者簡也藉非卽承可使言突空說一可也何謂

可可何事况仲弓辨簡明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以臨

其民者非卽南面之謂乎不亦可乎者非卽可使之謂

可也之謂乎設夫子之所謂可可伯子之爲人而仲弓

乃以臨民對一堂辨論彼此各出何夫子又直應之曰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六

雍之言然也蓋簡則主一無適夫子旣許之曰可也則

其簡也必從居敬得來自仲弓辨之而夫子許可之意

乃益明耳于雍曰可于伯子亦曰可可伯子以簡可仲

弓亦以簡南面可使獨何異乎伯子論語白文本自直

截講家乃以可其人非可其簡自生支節使後生小子

讀書作文膠加不清推諸儒之意所以不敢以南面許

伯子者大都爲莊子家語所蒙耳伯子爲人惜此章以

外未見論語然果如莊子家語之說是怪也肆也非簡

也卽汎汎以爲人論吾子豈輕爲許可啟後來任達放

誕之習哉所聞異辭孰若我夫子一字品評爲足考信也愚觀論語問終身可行夫子則示之以恕論南面可使夫子則示之以簡知終身可行之一言更無如恕則是簡也者大聖人固特舉帝王南面之至德要道亦以一言垂訓千古也以愚觀古來臨民之道從未有不以簡治不以法令滋章煩苛多事亂者昔漢高祖入關除去秦法爲父老約法三章耳而漢之業以定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而漢之治以盛新莽之敗理勢固然然卒以莽性躁擾法令煩苛自速之亡方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七

四方兵起光武除莽苛政豁達大度同符高祖馬援見光武簡易嘆爲帝王自有真而漢以復興唐高祖克長安悉除隋苛禁爲民約法十二條太宗繼之貞觀之盛幾至措刑以太宗不世出之才然魏徵上疏慮太宗志業漸不克終者而以貞觀初清心寡慾爲首宋太祖器度豁如質任自然不事矯飾而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規模抑何遠也歷觀漢唐宋南面非簡不可居可知矣其若漢武之才以視文帝何翅有餘然武以好大喜功擾亂天下孰與文以清靜恭儉安養百姓東漢

明章同推賢主然明帝察察以言君道有綜核操切之弊又孰與章帝長者卽所取吏亦安靜不煩之人唐宣宗大中之政號小太宗然抉摘細微小過必罰大綱不舉唐室之衰論者咎之宋真宗嘗以治道所宜先問李沆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仁宗不知信任安石卒以紛更致亂是南面斷非簡不可又不必世之明以煩苛敗亡者可爲炯戒已也是故守文在簡撥亂亦在簡寧民息事在簡信賞必罰亦在簡而于法令律例尤非簡不可唐太宗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十六

變則煩官不能盡記吏得爲奸明孝宗時楊廉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爲奸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去望選學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孝宗嘉納之此又後世之南面求治者第一急務也夫禮順人情律設大法愚不敢謂律例不準乎人情然遇事必援律例以治之如所謂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在倚法以削者已難言

矣。况條緒繁多，豈惟吏得爲奸，使天下之人手足無措，且使天下之官遇事求合律例，遇事必求避處分，卒至所科律例一非實事，而所定律例轉屬空文，小大相蒙欺罔成習，其弊何可勝言！則安所得學有經術，深明律意之人，能體仁明之主立法貴簡之心，舉後世冗雜之法，悉爲革去也哉！有心治道者，拭目俟之矣。愚爲正講家之誤，特附此說，庶幾凡有臨民之責者，尙一采納焉。

不伐說

郊之戰左師入齊師右師奔惟右師不欲戰也帥左師者冉求帥右師者孟氏也方其奔也齊人從之陳莊陳瓘且涉泗矣非之反誰敢後其曰非敢後也其不敢自異于孟氏也以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而于此獨稱之反之不伐之反信可風矣而其殿也亦幸而有冉有之義齊師乃遁耳稱之反不伐正以見孟氏之不義也

則史說

文勝質則史謂何史論語注謂史者文多而質少疏謂
文多勝于質則如史官也集註謂史掌文書多聞習事
而誠或不足也皆不是史官之史所掌所記類從實錄
安見爲多文勝質而誠不足邪則史云者非謂掌文書
之史謂接鬼神之史也非周禮太史內史小史外史之
史乃周易用史巫紛若春秋傳祝史矯舉以祭之史也
儀禮辭多則史意與此同註疏亦未認清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二十一

井有仁說

何謂井有仁。註疏謂井有仁人。嫌于添註。集註從劉聘君謂仁當作人。嫌于塗改。愚以爲宰我固曰井有仁。則說書者亦曰井有仁而已矣。推諸儒所以添人字。改仁字。大率爲從字起見。意必先有人在從之之字。乃有着落耳。從非謂從井中何人也。從井中仁也。宰我爲是說。亦非必憂爲仁之陷害也。蓋爲世之論仁者。第知能死爲仁。其曰雖告之。其從之。已隱有冒昧輕生。不敢謂然之意。見于言下。得夫子之說。君子之于仁。固大不然也。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三

可逝也者。大凡天下險阻之途。常人望而卻步。君子可逝也。惟其仁。自有可逝之道也。假如所問。是可陷也。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仁者何爲然。可欺也者。大凡生人憂患之故。常人漠不關心。君子可欺也。亦惟其仁。斯有可欺之時也。假如所問。是可罔也。是雖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者也。仁者又何爲然。是故以常理言。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無所謂井也。蹈仁亦何事。從井。從井究何補于仁也。若以國家君父之大變故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則以身其際者猶之身在井中萬萬無可逃死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不可以從井目之也。若漫以能死爲仁不問事之可否不顧理之是非可陷可罔則無非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已耳。此章問答凡爲論仁者大折中不必作救人一節解也。

復齋文集

卷三

論語說

復齋文集卷之十四目錄

泰順曾鏞鯨堂氏

論語說

五十以學易說

子以四教說

童子見說

文莫吾猶人說

不與說

褻裘長短右袂說

復齋文集

卷十四

論語說目錄

不多食說

三嗅說

魯人爲長府說

人也說

晨門說

一言說

四世說

其斯之謂說

讀微子說

無衆寡三句說

復齋文集

卷之

論語說目錄

一

復齋文集卷之十四

泰順曾鏞鯨堂氏

五十以學易說

加數年何必適五十以學易何必待五十年未五十又何遽言加我數年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言五十者必有所以學者也謂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說者傳會也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朱子取之以假加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信無疑乎或謂五十字設不誤而所爲

復齋文集

卷十四

論語說

一

以學易者抑有說乎意者加我數年者非言加我數年之年言加我數年之學也五十以學易者學易必衍易大衍之數五十作易者所以顯道神德行皆賴以推是小衍以五大衍五十五之十之此固學易者所必以之學者也以是爲五十以學易則五十不誤也大衍之數五十云五者著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漢上云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

子以四教說

學者知有言教未知聖人以身教而聖人之教幾隱子嘗以天喻子貢矣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無非教也一日復爲二三子正言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行生之喻子貢之悟不悟未可知至是而二三子昭然若發蒙矣既紀子言又特筆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此四者卽夫子無行不與之教也文者何夫子之文章也剛定贊修皆是也行者何夫子之躬行也動作威儀皆是也忠者何夫子盡己之忠也信者何夫子與人之信也子以四教者謂子以此教非謂教以此以子之文行忠信教也非汎言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此節通上節與子路無宿諾一例文法特記子路無宿諾者亦以見由之所以片言可折獄也自後儒分爲兩章而于是或分四者爲兩截或分文行而合忠信或以文行皆本忠信宜乎名曰四教若三教若二教若一教膠加不清矣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二

童子見說

先儒疑此章有錯簡唯字上下有關文讀者遂移人潔已以下十四字于前因

作此說

甚矣聖人接引後學之心無已也若互鄉童子見門人
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則以惑之者以
進則與之其如退而互之者至何爾夫謂互鄉難與言
不與之言可也此童子也求一見耳必料其退而亦不
與之見何甚也唯不欲何甚而爲此故見之也言此者
蓋言門人之惑之爲已甚也又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則以惑之者且亦思童子之見也豈漫
然無以而漫與其進也哉曰人概言之也潔則人皆可
與也而何況乎童子也而何論乎所與者之自互鄉往
也不保云者潔已矣少長之鄉舊染之俗不能保亦不
必保也言旣復言此者蓋又以見童子之見之爲重可
與也童子勉乎哉知所以與其進者唯潔也進可與退
亦可與矣童子而聞此知吾子言旣而復言此則當日
者未聞方其見而子何以誨之深于誨之矣此聖人無
已之心也此聖人所過互鄉皆洙泗也藉猶是言也一
顛倒其前後言之則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竟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三

其言無非歸于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斯已矣憇然矣
其心無已而吾正于其辭之斷續往復見聖人之情焉
無直致有遺味矣

復齋文集

卷四

論語說

文莫吾猶人說

洩天地之精傳聖賢之心者文是也文顧不貴乎哉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以文自予也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以文自律也何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人也其說與下則字無開闔語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也此亦非不遜之謂朱子曰莫疑辭是也莫猶言莫非也楚辭曰莫好修之害也語氣正同而或因集註第以言行對舉輒將此行與文看成兩項則又大失夫子自律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五

以勉文士之本意躬行君子者言躬行此文之君子也躬行之君子卽有文之君子非舍文而別言躬行之君子也子嘗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亦躬行君子之說也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後之人文自文行自行舉平生若傳若注一切古人心得之言說仁說義一切自家得意之作不啻皆誣善之游辭而此天地之精聖賢之心僅爲斯人買名聲取科第之具也文而不慚無所用耻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不與說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謂也不與云者卽自舜禹之有天下言也古之有天下者上自黃帝下逮商周自非繼世以有天下未有不手夷禍亂親事征誅而有之者也舜禹皆匹夫也虞夏之天下自舜禹有求其所以有之莫之致而致天與人歸舜不與也禹不與也夫是以爲巍巍乎曠千古而獨絕惟舜禹然也卽舜禹之有天下言也若謂有天下矣而惟以天下爲憂勤不以位爲樂是之謂不與堯何獨不然愚向讀集註謂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六

當作如是解故爲此說及考之注疏亦謂不與求而得之是宜從舊說

褻裘長短右袂說

褻裘長短右袂先儒相沿以褻裘長爲斷句故集註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竊以爲聖人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衣之與裘尙取其稱紅之與紫雖褻不以今乃舉同然兩袂獨短其一服之不衷莫此爲甚疑此者有年旣而核其義于經求其訛于字竊謂此直言褻裘短也言褻裘之長短若袂也特古簡漫滅脫若字之廿而爲右猶之訛魯爲魚耳禮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短無見膚長無被土此言深衣之長短也曰袷之高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七

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言深衣之袂之長短也夫人運肘得尺袂之長反詘之及肘是其視手也長有尺許矣今以手下垂去膝蓋送又伸袂之所反詘則其去足也不越二三寸長不被土而齊無煩攝以是爲褻以是爲便也此正長短若袂之義也玉藻云夕深衣言燕居之服也褻裘卽深衣類也長短若袂其視朝祭之服固短矣愚故曰此直言褻裘短也

不多食說

不撤薑食不多食此所謂不多食卽薑食也非兩節事也薑通神明養陽上品也記稱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然其氣辛散多食亦未免損陰故每食不撤亦不多食也記者連而及之卽一薑也見食醫之意矣記者之慎也

復齋文集

卷八

論語說

三嗅說

子路拱之色是也三嗅而作斯舉矣三嗅者何爾雅鳥曰具鳥張兩翅具具然搖動也三嗅三具也具古閫切愚嘗以是訓學徒自以爲臆見也老而健忘曾不記註中劉聘君已嘗言之是也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魯人爲長府說

魯人曷爲爲長府謀去季氏也長府者魯舊官庫于是改作之蓋高其閤闥厚其墻垣將伐季氏而使公居之爲之欲其固也季公若之與臧郈皆怨平子者也公若謀去季氏于公爲彼其意與臧孫郈孫皆思以已易季氏者也公若臧郈易季氏恐并未必猶吾大夫平子也昭公佯怒其謀而以告臧郈及子家懿伯臧孫難之郈孫勸之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復齋文集

卷十 論語說

十

焉其難圖也其言不可謂不深切然卒居長府伐季氏昭公遂以之出昭孱主也乃昧焉爲人洩怨而謀去季氏此思改作之尤妄也方其爲之閔子殆心知之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亦心臆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固爲爲長府言聖賢之慎密也未嘗明言其事而其言微婉以視子家懿伯之對深切抑甚也非徒爲重興作言也

人也說

問管仲曰。人也。先儒皆作猶言伊人。此人爲虛喝下文。語竊謂自古來文字。無此句法。此闕文也。然欲意爲之。擬所闕何字。終覺大難。若論管仲之功。以吾子之所論。定者補之。則謂之仁人也可也。如本篇中。子路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仁人也。子貢謂管仲不死。又相桓公。曰。管仲非仁者與。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仁人也。觀二子未仁乎。非仁者與。之問一似二子皆爲夫子以仁人許管仲。故有此疑。而夫子卒以其功許之。蓋兩賢律人爲未定之君臣防者。嚴聖人論人爲一時之天下計者大也。且如唐之魏徵。事建成不終其事。太宗可不謂唐之忠臣耶。此所謂不相掩者也。今其文已闕。則以爲闕文是也。

復齋文集

卷五

論語說

十一

晨門說

春秋吏隱儀封人石門晨門是也皆聖人知己也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晨門一言而聖心一生若揭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知其不可而不爲則是荷蕢所謂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聖人不忍也晨門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非譏夫子也此深知聖心者也但看下章燎然矣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十二

一言說

言必可行亦非一端夫人一生應事接物行不盡亦言不盡今將約之又約求其至易至簡但憑口授一言終身受用不盡則試集古來至精至粹之言請擇一言則且卽四書中請擇一言論語重言仁君子無終食違仁仁何啻可行而仁寧可卽一言取孟子重言義義人之正路義何啻可行而義寧可卽一言襲大學全功在誠意誠自可行也誠又可卽一言必乎中庸之道在時中中自可行也中又可卽一言能乎第曰一言或且厚于

復齋文集

卷十四

論語說

十三

仁而薄于義厚于義而薄于仁誠不明善執中無權皆未見終身可行也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一言也問古聖賢千言萬語更有一言不待學問不費功夫不問上下不論常變但如此心放而皆準而天下之理以得而萬物之情以通有如此一言至易至簡者乎以之治己卽吾子一貫之道也以之治人卽君子絜矩之道也所謂違道不遠者此一言所謂求仁莫近者亦卽此一言也學者于此益可知聖人之言隨下一字皆萬不可易論終身可行而獨示人

以恕人又可一日忘此言哉

復齋文集

卷十四

論語說

十四

四世說

祿去公室何五世註疏集註皆以爲宣成襄昭定按春秋傳史墨曰魯自文公薨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于是失國政在大夫于此君也四公矣言于昭公四公也則孔子所言之五世是自宣至定也至于政逮大夫註疏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不及桓子集註以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不及文子愚卽論語本文質之皆未敢謂是竊以爲欲知夫子所言之四世果何季氏且先思夫子言四世之時果何公時也註疏王馬氏謂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十五

言此之時定公之初集註謂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愚謂此章與前章並篇首季氏將伐顓臾章皆哀公時語也將伐顓臾者何季氏康子也曷爲康子以爲之宰者冉有也季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定公十二年也此季氏桓子也冉有爲季氏宰齊伐魯及清冉有帥左師哀公十三年也此季氏康子也自夫子去魯司寇子路亦不仕季氏方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冉有曰吾二臣者皆不欲也集註謂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從夫子自衛反魯再仕

季氏是集註亦未嘗不以是季氏康子也若此章與前章則以首章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因更有是言凡爲康子慨歎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語意與首章皆隱相連屬非一時語乎知夫子言祿去公室斯政逮大夫則由宣公以來必不可去文子知此三章夫子皆爲哀公時之季氏言則由康子而上必不可去桓子自文子至桓子其世有五而夫子止曰四世則註疏與集註皆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其

未免各以意爲去取此必不可不爲之明辨也竊于此因取春秋經傳及註疏一加參考乃知四世之說本自較然言其父子相及之世則五言其身執魯政之世實四也且如自文子至平子已歷四世而樂祁聞魯將逐平子乃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是何也武子雖與臧武仲嘗立悼子爲嗣子以先武子卒未爲卿故曰三世也何知悼子未爲卿先武子卒春秋于魯季孫之卒無不備書而悼子之事與卒皆未見于經武子以昭公七年十一月卒曾不越兩年魯伐莒三卿並將而平子已身爲

王將是悼子必先武子卒其子平子卽繼武子執政也
杜註于樂祁三世之言直曰文子武子平子其所以不
數悼子孔氏言之甚詳其于論語疏而以文子武子悼
子平子爲四世蓋承何註之誤適未參考集註蓋以桓
子曾爲陽虎所執足見陪臣之執政故及桓子而亦承
舊說誤以悼子爲執政之季氏因去文子以合四世之
言耳少讀論語知有成說及讀春秋經傳又置開論語
不問適幸細繹本文而疑義以見而疑義亦以之明可
見學者讀書溫故之功要也故備述之

其斯之謂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程子謂第十二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語當在此章之首。胡氏謂當在其斯之謂上。乃錯簡。朱子又謂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自愚觀之。以千駟餓死。言謂二語當在此章。自不可易。竊又有疑焉者。非錯簡。非闕文。此與上文見善如不及。止是一章。後儒斷爲兩章耳。所謂未見其人者何人。卽伯夷叔齊。其人也。所謂其斯之謂者何謂。卽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謂也。上章以吾見其人作陪。此章以民無德而稱作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十八

陪。上章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此章曰。其斯之謂。與語氣兩相呼應。此論語之文。頓宕斷續之妙也。隱居以求其志。求仁得仁。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其讓義其諫亦義。凡以達其道也。愚是以爲非錯簡。非闕文也。然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何爲而在。子張問崇德。章是惑也。之下。蓋德之所以不崇。惑爲之。惑之所以不辨。愛惡之私爲之也。如詩所言。彼不思舊姻。而求新特者。誠不以新之富于舊也。亦祇以新之異于舊。愛惡私而新舊輒不解。其何以異。在詩若曲。原其情。是卽其惑也。夫

子謂此亦以見愛惡之不可不辨有然耳見善如不及
兩章止一章敢存愚說以質諸子。

復齋文集

卷七

論語說

· 讀微子說

讀微子人有衰世之感竊喜其記述之妙畫中絕品難與傳神自來高士傳未許學步焉且如楚狂一歌千古絕調也丙子余嘗從湖南鄉闈王收掌篋中止攜論語暇輒讀之讀至此歌不禁微吟達戶外同考官友人劉筠平問誦何文曰楚狂歌也因爲之紬釋其意曰此其情文之切摯非直高士亦知士其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非滔滔皆是語爲其時子西言也楚狂蓋逆知有白公之亂其歌而過孔子者唯恐吾子時方適

復齋文集

卷古

論語說

二十

楚或未之知非亂邦不居意也孔子下者蓋吾子已心焉喻之故欲與之言其趨而辟之者以其意已盡歌中無事多言亦未可多言故飄然去也非自以爲是之謂也特書曰不得與之言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記者之神抑與俱遠矣而吾夫子亦自楚反乎蔡矣筠平曰吾乃今方讀微子哉若其終篇附記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二段某文宗嘗命此題某生以亂極思治破題闕者驟視爲汎文宗特賞之蓋以此亦曹檜之詩以匪風下泉終列國之風以幽終意也曰是也是亦

善讀微子矣。話餘故并記之。

時同考友人王菊潭曰：吾鄉東臯先生所見略同，皆
的解也。因其所輯四書求是示予，竊自喜此說非
臆見而深幸菊潭之多聞能擇也。又跋

復齋文集

卷十

論語說

三

無衆寡三句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三句講家教人當作一氣讀愚教人當作一句一句漫漫地讀此言泰之美也三句作一氣讀以云不驕何翅不驕吾見以斯從政授之以人無衆無寡試之以事無小無大以爲惴惴小心跼天踏地則有之何處更有半分泰意講家止知重看不驕字不知忘却泰字止知無敢慢爲所以不驕不知無衆寡無小大此中靜定之天正言君子之泰然也一句一句漫漫地讀義自見矣

復齋文集

卷五 論語說

三

